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原 富

(二)

亞 丹 斯 密 著
嚴 復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富 原

(四)

著 密斯丹亞
譯 復 巖

著名界世譯漢

原富

部乙 引論

民羣肇合。無所用於積貯。積貯者。先事而事。分功交易。所待而後行者也。今其民旦暮之急。所欲甚微。日用所需。皆仰於一己。衣食則獵鮮而皮服。室居則復穴廬幕。倚樹牽蘿。無事於交易。無待於分功。則亦無用其積貯矣。是故初民無積貯。

降而通功易事之俗興。民乃知生事之資於一己者至寡。而仰於儕偶者至多。於是或卽物相貿而爲交易。或取用易中而爲售沽。然是不可以驟至也。必已有其物而後行。欲已有其物。必有所業。欲有所業。其治業之際。必有以養其身力者。非有前積烏以養乎。且其業繁。則所以飭材庀器者。其事亦至纖悉。方其業之未卒。其物之未售。皆有待於積貯之日也。故曰積貯先事而事。否則事無由立。而通功易事之俗。雖至今不興可也。

積貯分功。二者相爲用切。而相爲始微。非積貯無以爲分功。亦自有分功而積貯乃富。積者益厚。分者益繁矣。作者之人數。不必加多乎前。功分則爲之自疾。而需材必多。所操者簡。新機將出。其爲之愈疾。其需材愈多。故功旣分。欲勞民之無棄時而曠業者。非積貯甚富不能也。廩食之費。卽不必增。其物材之所需者衆矣。况功分利廣。食指必加也哉。蓋食工斂材二費。視分功之疏密而並進矣。故曰相爲用切。然亦食指多而後分功密。故曰相爲始微。

案人羣分功之事。莫先於分治人與治於人者。故積貯旣興。則或稟之以勤事。或用以督功。不如是則事不舉。然則謂有積貯而後有分功可。謂有積貯而分功自生不可。嘗見西人經營海外新墾地。往往人工未集。所挾貨財。坐食立盡。則莫相督之故也。故國無論古今。但使未實之地過多。田價甚賤。則其勢不能用雇工。欲地利之出而興分功之制者。非用奴工不可。五洲諸國。其始莫不有奴。而南北美洲掠賣黑奴之禁。至十九稔中葉而始效。中國僮奴之制。降及元明。不禁漸寡。至於國朝。不少概見。蓋生齒日蕃。其法無所利。則其俗不待禁而自去也。

爲疾。必由積貯之多。亦積貯旣多而爲之自疾。蓋發貯食功之家。莫不欲循最善之程。出最多之貨。功

之可分者莫不分。機之宜庀者莫不庀。而其爲是之量。自視其發貯之厚薄。與所雇手指之多寡以爲程。故國之富者其工業必殷。

案積貯既多。爲之自疾。其言稍過。說見前案。

以上所言。聊資發端。粗及積貯功用之大略。後此所論。則積貯爲物之性情。與在國財之徵驗。凡分五篇。首言積貯之所爲分。次究一國見財之體用。次言財利生耗之大原。次指資貸相通之公理。而以母財異用之效終焉。總是五篇。以冀於儲畜蓋藏之道。物產生耗之端。粗有發明云爾。

篇一

論積貯分殊

享有餘。度以待需。是曰積貯。方一夫之所積甚微。數日兼旬。不濟將竭。惴惴然固守而謹用之。幸附益以時。俾勿匱。此凡小民恃手足以贍口體者。其積費多類此。謂彼將斥之以規後利者。無是爲也。進而所積者厚。足支數月期年。則斥其多少以規後利者。恆智之所與也。且暮之所資。固不能無以待。

區少分焉以相支持。俟新利之生足矣。是故一家之積貯。常可分爲二物。一曰母財。一曰支費。母財者。食功發業。所斥之以規後利者也。支費者。卽用卽享。所區之以給旦夕者也。支費所由。不外三者。舊儲之財幣。一也。隨時所附益。二也。服器儲胥。方用未艾者。三也。

發貯食功。治業求贏。是謂母財。母財亦分二物。一曰常住母財。一曰循環母財。循環母財者。主於變易流轉者也。由財殖貨。由貨鬻財。財復成貨。周流無滯。而後利生。方財之在囊。貨之在庾也。既常爲其一物。斯無利之可言。故必資於循環。常住母財者。主於便事益力者也。出財治田。澆溝導鹵。而所收倍前。購設機器。建立行店。居以倉廩。行以舟車。有者利優。無者利絀。以其利在保持享用。而不卽毀也。故曰常住。

生業不齊。而二本相待之率。因以大異。行貨之商。其倉廩舟車。不已有者。其母財皆循環也。若夫居肆之百工。其母財則多常住者。然亦視其業。而有多寡之差。縫紉之工。所擅以售業者。不逾鍼剪斗尺。至微約也。履屨之匠。其器差精。而所多有限。至於織工。則大過矣。大匠工師。役雇傭夥。常住而外。循環亦多。其傭工之廩餼。所業之物材。皆循環。所用之以畜材鳩工。而收利於成貨者也。常住母財。大者莫若

大冶卅人。陶均之爐鞴。辟灌之礎捶。破山之鑽。戽水之機。其值動以鉅萬。自縫者之鍼。至於大冶卅人之機器。其間常住母財多寡之異等。殆不可以一二數也。

其在農功。則倉廩田器爲常住。田傭廩食爲循環。夫常住循環皆以規後利。而所以得之之道不同。常住者以宿留而得利。麗於主人者也。循環者以蠲施而得利。離夫主人者也。譬之用兵。循環者所以爲戰。而常住者所以爲守。是故田畜馬牛。以其值言則爲常住。以其食言則爲循環。前以宿留。後以蠲施。而後利出也。等田畜也。養之不以力田。而以入市。盡循環矣。不以力田。不以入市。而以其糞酪孳乳爲利資。又爲常住。而其芻豆莖莖之屬。則循環也。至於穀種。由倉而隴。由隴復倉。可以爲循環之母歟。曰非也。其爲物未易主也。未蠲施也。農之所售。非其種也。售者其種之所孳生。則亦常住而已矣。蓋二者之分如此。

國之積貯。編民積貯者之積也。故亦區之而爲三物。曰支費。曰常住。曰循環。一者所以養。而二者所以生。

一曰支費。凡國民所卽用卽享卽耗卽銷者是已。其異於他費者。曰不規後利。類而言之。若積倉餼糧。

若衣裳冠履。若器械供張。若陳設玩好。久暫不同。消糜則一。卽國中之居室屋廬。亦從此屬。夫居室屋廬者。國財之一大宗也。於是疑者曰。謂廬舍爲支費者。若民之營築以自居是已。獨至繕宮室以貸人。其歲月所收之僦費。固明明後利也。而猶不得謂爲母財者何居。曰。是猶有辨。所謂宮室者。非人人所私之宮室。乃通國所有之宮室也。故雖繕以貸人。自主者之私言之。則爲母財。自一國而觀之。則猶卽享卽用之支費耳。不得以爲母財也。蓋曰母財。則有所生。彼僦屋之所歲納者。其財必由他道。若土田之租。若人力之庸。若母財之息。出之於彼。用之於此。不自屋生也。旣無所生。斯不稱母。是故自通國而觀之。雖閭閻壯侈。觀闕崇隆。於其母財。不加毫末。若必自一家之私者而言之。則豈徒室居之大者而已。將衣裳器械。玩設圖書。苟不自用而貸人。則皆有所收利。如常用之供張。間用之嬰車。以此貸人。隨地而有。究之其物皆無取於生財。則同爲國中支費已耳。支費之糜。宮室臺觀最久。數百千年者有之。降而械器之數十百年。衣裳車馬之僅以年月。肴饌酒食之盡於一餐。久暫懸殊。要爲同物也。支費而外。則皆母財。母財首常住。常住所與他母財異者。在不必易主而利生。一國之中。所可指爲常住母財者。有四屬焉。一曰機器之屬。凡善事之器。益力之機。生財事均。以得其物而生之益疾者。皆此

類也。二曰倉廩之屬。其爲物與支費所屬之居室屋廬。物同而用異。居室屋廬雖有僦賃之利。而利不從生。倉廩屯棧。列肆行店。其僦賃費同。而用者有生財之效。則其物固與機器等耳。三曰積功。則凡綢繆修治之費是已。譬如民有土田。斥其積財。以芟夷蘊崇。濬治培壅。使其地美。有加乎前。又如國家平治道塗。削險填塹。開淪河漕。用利舟車。凡此亦費用於一時。利收於他日。而其利用之永久。方之機器爲有加。四曰能事。凡從師服習之費是已。夫民非生而巧生而習者也。固必先有其勞費者。所學所肄者其業。而工巧便習。被乎手足耳目心思之間。而生財之功。於以益疾。其爲物與前三者。雖有虛實精粗之殊。而理無以異。故同爲常住母財也。

其次曰循環。循環者。必經轉易而後利滋者也。一國之中。所可指爲循環母財者。亦有四屬焉。一曰泉幣。一國一時之見財。所資之以爲易中者也。泉幣自爲流轉矣。而百貨亦待之以周流。俵散於國中。使民各得其所用享。各收其所分有者。故泉幣者。循環母財之魁首也。二曰食穀之在農。肉之在屠。牛羊鴨豬之在牧畜者。酒漿之在釀製者之家。皆必待售而後利出。三曰材。若布帛若金若木。凡工之所資者是矣。卽如工之所致。若絺綌若械器若室廬。使其猶在織者。作者。築者之家。不以服處而以售沽。則

皆此屬矣。四曰貨。凡民生之所仰。其物既成而未以用享。離乎工而入於商。或在通轉。或在屯聚。必其既售。後利乃出。皆是物矣。是故循環母財首泉幣。而其三則農工商三民之所分致者。

案斯密氏以泉幣爲循環母財之魁首。此亦本其待蠲施而後出利者言之。爲義自確。顧泉幣循環矣。而亦有其可爲常住之理者。蓋泉幣爲物。自其在人篋笥囊褚言之。不經易主。則泯然無所能生。不名之爲循環母財不可。自通國泉幣言之。則易中若干。乃流散行用之公器。所謂國中百產待之。而周流俵散者。其爲用正與道塗舟車等耳。磨礱耗盡。固有其期。必賴歲月之彌補。而後可相引而長。且圖法愈精。其爲常住愈著。獨至兩國通商。則又爲循環之母。是故同一泉幣也。以對待交易言之。則於母財爲循環。以一國圖法言之。則於母財爲常住。且使合字內之所有言之。將愈爲後物。而非爲前物矣。在樹則爲寄生。在盆下則爲窠數。物固不可執一以求也。竊謂斯密氏於此。既以通國爲論。固自以爲常住。故後云循環中此物最與常住母財相似。銷磨撐拄。其事皆同也。

國之積貯。有支費。有母財。母財有循環。有常住。常住四物。曰機器、倉廩、積功、能事。循環四物。曰泉、食、材、貨。泉者國家之圖法。懋遷之易中。食與材貨。農工商三民之所出也。民生之日進也。之三物者。時時由

循環而化爲常住。抑化爲支費。繼繼繩繩。相資不匱。一羣之常住母財。其未立也。待循環而後立。既立之後。尤必賴循環者爲之維持補苴。而後長久。一機器之屹立。一倉廩之建造。將以善生財之業。其始也。無一不仰於農工商之所生。其繼也。非食與材貨。且無以爲繕完葺治。其廢可立而俟矣。且常住母財。亦必得循環者爲之輔。常住者不能自生也。雖有至精之機。最善之器。其所爲使者人。其所有事者物。苟非循環之食與材貨。烏能效乎。疏淪土壤。鴻鹵爲腴。所費常住母也。使非得食。爲之廩耕夫飼田畜。稼穡數倍之利。將就從而播穫之。

母財者。所以致支費者也。支費。卽享卽用卽耗卽銷者也。所以養者也。常住循環二母之爲用。皆以求支費之不匱而加豐。故一國貧富之實。視母財所致支費之饒儉。致之雖遠。享之則近。致之雖勤。享之則逸也。

積貯三物。而支費常住二者。皆仰於循環。故循環之爲母財。其勢有尾閭之洩。是非有歸墟之注。其物之不可以久明矣。歸墟烏乎在。曰地。地之所以益母財者三。曰田曰礦曰澤。三者之所登。生貨也。被之人功爲熟貨。農工商得此而後不匱。故積貯仰於地而無窮。洩之雖奔。而注之者富也。泉幣之所恃以

持其空乏者。礦也。今夫一國之泉幣。其由盈趣虛。固不若食材貨三者之易索爾。然而摩毀銷湛。與散而之外國者。歲不足而紀有餘。使不得礦之所產者以持之。經數十年。所謂圖法者。將掃地無餘。抑泯泯大亂矣。則其有待於地產之供。雖未若三者之亟亟。而亦不可緩也。

田礦澤三者之所興。皆待母財而後殖。常住循環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課其所收。則不僅復其母財。益以贏利而已。一羣之民。皆有利焉。是故工者一歲之所食。農者爲復其糶。農者摩礱之所損。工者爲復其器。此羣民交易之真道也。至農載其所割穫者。工取其所作治者。以會於日中之市。猶其淺顯者耳。治化既蒸。交易之事。日頤以繁。而理則不渝於其朔。故樹畜之民。不必以其五穀牛羊。與布帛陶冶之家爲易也。是之拙滯。得易中之用而已。祛。至分願各得之餘。其效與初民之日中爲市者正等。其究也。庶績百工。皆相爲用。田之所出。有以復礦澤所耗之母財。菽粟之登。有以出魚於海。牛羊之利。有以采金於山。展轉相生。有不可以數計者。大抵田礦水澤之利。其肥磽相若者。所產視斥母之廣狹。母財之廣狹等者。所產以肥磽爲差。此則可知者也。

國上無矯虔。下莫侵欺。則民有固志。而貨殖利興。積貯之家。或出之以厚今日之奉。或役之以冀他日。

之贏。爲其前歟。則卽享卽用之支費也。爲其後歟。則循環常住之母財也。循環。渙以求贏者也。常住。萃以求贏者也。是三者。有財所莫能外也。夫使其國之政理平。刑罰中。家承儲畜。鄰可相通。三者之中。不一由焉。則敵民不惠者爾。不足算也。

若夫化淺治衰。國無兵刑。內有暴君。外有強寇。丁此者天下至不幸之民也。假有私財。往往掩瘞覆藏。以爲隱固。國而如此。雖富猶貧。家而如此。雖豐猶嗇。往者分土據亂之時。英法之民。亦多行此。而今之土耳其印度。洎泰東窳國。此風尙存。則積貯之體聲。蓋藏之外道。吾聞中古大國名王。不知取藏錕以益私財爲可恥。遇有瘞瘞畜聚。經發覆而莫徵誰屬者。見金之人。藏地之主。法皆不得名其財。必獻國主。此當日法家所目爲絕重之一事。而著之令甲者也。金銀礦產同此。獨至銅鉛鐵錫硝煤磺丹。又以不足貴重之故。聽民自取。此皆稗政荒俗之尤。烏足論哉。烏足論哉。

篇一

論泉幣

前之釋物價也。謂合租庸息三物而成之。市中諸物價。合三者其常。合二者其變。卽無所合而止一者。亦間有之。合二則無租。僅一則純庸。物價之所還。不能外前三物者。不租不庸。則爲具母者所得之贏。利矣。以一物言之如此。物物言之如此。則通國一歲所出之物盡如此。故國中歲產。其價不離三物。而分利之衆。亦不外有地之主。勞力之氓。與廢居逐利者之家。

通國歲產。其利分三民矣。顧常俗之計利入也。有總實之異。故租有總租。有實租。贏有總贏。有實贏。總租何。凡田主所受於佃者之全數也。實租何。經營之所費。培耆之所需。與一切爲田而用者。則減之。減而有餘。實歸田主。而惟其所欲爲。爲母財可。爲支費可。保持用享。凡几筵之宴設。車馬之雍容。泊夫潤屋。施身娛憂。遣日之事。皆得爲之。故田主之富厚。於實租有比例。於總租無比例也。（實租實贏常俗所謂淨租淨贏）。

田主如是。餘民亦然。民財如是。國殖亦然。國殖非他。民財之合者爾。是故論國財之進退也。不得徒卽地之所出。民之所登。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。欲等國財。必計實殖。謂實殖。國之歲進。以補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而外。而尚有餘。得儲之以爲支費。卽用卽享。飲食藻飾。戲豫馳驅。奢而無損。蔑不可者。夫此

之謂實殖。故一國之富厚。於實殖有比例。於總殖無比例也。

國有常住母財。然必繕完而後常住。械器舍宇舟車道路之歲修。待材與功而後舉。是材與功非實殖也。其間作者所受之庸錢。則爲實殖。彼固受之以卽享卽用者也。百工所治。成物受價。價歸之己。物歸之人。二者皆所以卽用卽享。則異於繕完常住者。而爲國中實殖之屬。惟實殖廣。而後國富增。

故所以保持常住者。誠有損於實殖。而不保常住。實殖又無從增。田廣狹瘠沃均。其一有倉廩樊圩溝塍徑陌之用。其一蕩然無有。抑有之而圯廢不治。則田作之手指雖同。而彼之所收逸而多。此之所收勞且少。無疑義也。工之多寡巧拙均。其一得新機之用。其一無之。則有之者之所出。將仟伯於無之者。又無疑義也。是故常住之用。得其術。則所費者微。所益者鉅。計其所益。彼保持之費。有不足言者矣。而論者猶以保持常住者爲糜財可乎。雖然。以是爲糜財固不可。而卽謂之曰實殖。則又自亂其例。而不可通矣。向使無保持常住之費。則是歲國民之支費。將以立舒。以今之有是。其勢不能無節。而富厚之樂坐減。故曰不可謂爲實殖也。由是而知。一機器出。其致物成事之效均。而價廉費省者。則其有益生民甚鉅。蓋由是則保持常住之費輕。而實殖以進。進者不用之於支費。則歸之於循環。用之支費。民

生日休。歸之循環。後利彌廣。一廠之內。前者機器之費。歲必千鎊。後得新機。降爲五百。則所餘之五百鎊。將以增收物材。多養匠指。此其爲一羣之利。不顯然易明者耶。

國中保持常住母財之經費。無異私家田宅之有歲澆歲修。蓋有歲澆歲修。而後田宅之利可久。而總實二租。皆不至於坐耗。然有時以措注得宜。能使澆修之費大減。而功效同前。則主家總租。雖不必有所增。而實租則必大過往日矣。

所以保持常住母財者。必不得闖入一國實殖爲計。而所以保持循環母財者。又與所以爲常住者不同。蓋循環母財。不離四物。泉幣其一。而農工商之所歲殖者其三。農工商之所歲殖。有時化爲常住。轉爲支費。爲支費者。皆實殖也。是故凡以增益農工商歲殖者。皆與一國之實殖無所減。惟轉爲常住者。於實殖乃有減也。

由此言之。通國循環之母。與私家循環之母異。私家實利。必卽其贏而計之。不得指循環之母以爲之也。至於通國。雖要爲私家循環之積。然通而言之。固無礙其爲一國之實殖。賈者行店之所居。必不得視爲其家之實利。可以爲卽享卽用之資。而自通國言之。則皆斯民之所用享。取者復母加贏爲價。於

售者固無損也。

是故增益保持。欲國中循環母財之常足者。獨泉幣一端。乃於國之實殖有所損。蓋泉幣爲物。雖循環母財之一端。實則與常住母財有極相似者。此可分爲三事而言之。

一曰其營造保持之費。有損於國之實殖同也。三民之家。期於致物阜財。於是有機器之設。有善事之資。是固不可以徒得而恆有也。待財以立之。待財以久之。而其費皆由總殖。則實殖以之坐減。泉幣亦然。始之鼓造。繼之彌補。皆仰度支。而歲殖乃因之而見少。三品之金。爐冶之作。其勞力糜財。非以使其民所卽享卽用飲食燕樂之物蓄也。乃以爲交易便事之大器。有之而後國之歲殖。得以俵散焉。得以流轉焉。而於國之實殖。則有損矣。

二曰綜一國之歲殖。則泉幣常住二者皆不得闖入歲計也。蓋泉幣者通財之輪轂。而大異於所通之財。故綜歲計者。既會百產而得其總數矣。必勿闖入通行泉幣之數。而後得之。無角尖之微。而可謂爲歲殖者也。夫曰泉幣非財。而綜國歲殖。必去此而後得其真。此正言若反。而世俗未有不大訝者也。雖然何訝。名實之淆。致有此耳。苟析而云乎。則婦孺可以解。今夫世俗之名財。而舉一數也。有專指絕然